

耕堂劫后十种

尺泽集

孫犁



孫犁

耕堂劫后十种

尺泽集

山東畫報出版社

226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耕堂劫后十种

尺泽集

孫犁

山東畫報出版社

书 名 尺 泽 集

著 者 孙 犁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690×960 毫米)

7.25 印张 18 幅图 95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398-X/Z · 84

定 价 10.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孙犁一九八三年摄于天津多伦道寓所 杨克 摄

目 录

芸斋小说	
鸡缸	1
女相士	5
高跷能手	11
言戒	16
三马	22
报纸的故事	27
亡人逸事	34
“古城会”	41

第一次当记者	47
新年杂忆	55
新年悬旧照	59

乡里旧闻

外祖母家	62
瞎周	65
楞起叔	70
根雨叔	73

小说杂谈

小说与伦理	77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78
小说成功不易	81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82
小说的体和用	84
小说的欧风东渐	86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88
小说的取材	90
小说的抒情手法	92
小说忌卖弄	94

小说的结尾	97
小说的作用	99
小说与时代	102
谈比	105
谈名实	108
佳作产于盛年	111
小说的精髓	113
谈美	117
文学期刊的封面	127
两个问题	132

和青年谈游记写作	136
----------	-----

芸斋琐谈

谈妒	139
谈才	143
谈名	146
谈谗	149
谈谅	152
谈慎	156

读柳荫诗作记	160
--------	-----

读萧红作品记	167
王昌定《绿叶集》序	177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182
再谈贾平凹的散文	187
《贾平凹散文集》序	192
《李杜论略》读后	
——给罗宗强的信	197
再论流派	
——给冯健男的信	200

关于我的琐谈	
---给铁凝的信	203
给傅瑛的信	207
附录：	
北平的地台戏	210
《子夜》中所表现中国	
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	213
后记	217

芸斋小说

鸡缸

我们住宅后面就是南市，解放初期，那里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小摊。每到晚上没事，我好到那里逛逛，有时也买几件旧货，价钱都是很便宜的。

有一次，我买了两个磁缸，磁很厚很白，上面是五彩人物、花卉，最下面还有几只雄鸡，釉色非常鲜艳。可能是用来装茶叶或糖果的，个儿很不小，我从南市抱回家中，还累得出了一身汗。抱回来，也没有多少用途，我就在里面放小米、绿豆。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物和别的一些磁器被抄走，传说我家有廿多件古董，这自然是其中之一。关于书，我心里是有底的，说有这么多古董，我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磁器，都是小贩们当做破烂买来的，我掏一元钱买一件，他们还算是遇到了大头。现在适逢其会，居然上升为古董，我心里有些奇怪。

这当然也是有人揭发的。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门口有个传达室。其中值班的，有个姓钱的老头，长年穿黑布衣服，叼着铜烟袋，不好说话，对人很是谦恭。既然是传达，当然也出入我的住室，见到了我的用具和陈设。此人造反以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住的台阶，大吐其痰。不过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时代的自然点缀，我也不以为意，我个人是同他没有恩怨的。

冬季，我到了干校，属于牛鬼蛇神。这个姓钱的，作为“革命群众”，不久也到干校去了。有一天，他指挥着我们几个人，在院里弄煤，态度非常专横霸道。忽然，有一个同伴对他说：

“钱某某，你是什么人？你原是劝业场二楼的一个古董商，专门坑害人，隐瞒身份，混入机关。你和我们一样是牛鬼蛇神，不要在那里指手划脚

的了，快脱了大衣，和我们一起干活！”

当时，我真为这位棚友捏一把汗。谁知这个姓钱的，听了以后，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去了，以后再也不来领导我们。他虽然并没有从此就划入我们这个阶层，同我们去住一个棚子，但这件事，颇使我们扬眉吐气于一时，很觉得开心。

后来我想，一个古董商人，解放以后，变成了传达，内心对共产党当然是仇恨的，也就无怪对进城干部是这样的态度了。他向上级谎报我家有多少古董，也就是自然可信的了。

过了几年，书籍和磁器都发还了。书籍丢失了一些，并有几部被人评为“珍贵”，劝我“捐献给国家”。磁器却一件没丢，也没人劝我捐献，可见都是不入流品，也不惹人喜爱的。

我把这些瓶瓶罐罐，堆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年夏天，忽然在一个破花瓶里，发现了一只死耗子，颇使人恶心。我把耗子倒出来，把花瓶送给了帮我做饭的妇女。

这两个磁缸，我用它腌上了鸡蛋，放在厨房里。烟熏火燎，满是尘土油垢，面目皆非了。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几年。国家实行开放

政策，与外国通商来往，旧磁器旧文物，都大涨其价，尤其是日本人敢掏大价钱。那位妇女，消息灵通，把那只花瓶送到委托店论价，竟给十五元。还说，如果不是把人头磨损了一些，可以卖到二十元。她喜出望外，更有惜售之心，又抱回家去了，并好意地来通知我说：

“大叔，你那两个缸子，不要用它腌鸡蛋了，多么可惜呀，这可能是古董。我给你刷刷，拿到委托店去卖了吧。”

我未加可否。但也觉得，值此旧磁器短缺之时，派以如此用场，也未免太委屈它们了。今日无事，把鸡蛋倒到别的罐子里，用温水把它们洗了洗，陈于几案。磁缸容光焕发，花鸟像活了一样。使我不由得有一种感慨，就像从风尘里，识拔了希世奇材，顿然把它们安置在庙堂之上了。看了看缸底，还有朱红双行款：大清光绪年制。

还查了一本有关磁器的书，这种形制的东西，好像叫做鸡缸。

这不是古董是什么！对着它们欣赏之余，因有韵文之作，其辞曰：

绘者覃精，制者兢兢，锻炼成器，希延年用。瓦全玉碎，天道难凭。未委泥沙，已成古董。茫

茫一生，与磁器同。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女相士

六六年秋冬之交，我被集中到机关五楼平台上一间屋子里“学习”。那时“四人帮”白色恐怖，空袭而来，我像突然掉在深渊里，心里大惑不解，所以对一块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逐日增加，新来的总要先在班上做一些检讨，造反头头，也要对他作例行的审问。

有一天，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只是低着头。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她忽然说：

“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一样！”

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

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身材修整，脸面秀气，年轻时一定是很漂亮的。她戴着银丝边眼镜，她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很有些异样，使我感到：她这种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后来，我渐渐知道，这个女人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曾以相面所得，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

冬季，我们被送到干校去，先是打草帘，后是修缮一间车棚，作为宿舍。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代养二百头牛，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给牲口添草料，扫除粪尿，夜晚星星出来了，再回到屋里去。中间，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

派我在菜窖工作，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对我的照顾。因为在这里面，可避风雪，工作量也轻省得多。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抱出去使它通风，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其中就有杨秀玉。